

拉姆斯菲尔德在美众院预算委员会作证

他说如美国国会再削减国防费用将使美在军事上比苏处于劣势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十日电】(记者:亚当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星期一对众议院起草预算的人说,他认为,如果国会再大量削减国防开支,就可能造成一种美国与苏联相比军事上处于劣势的趋势。

拉姆斯菲尔德对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说,在过去五年内,国会把美国的防务开支削减了三百三十亿美元,而苏联的开支却在继续增加。

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美国人民的看法是,他们不希望处于劣势的地位。”

主席亚当斯(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对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为了防止战争,美苏必须保持军事平衡。亚当斯说,委员会成员感到关切的是,福特总统的一千一百二十七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要求是否是以具体的军事目标为基础的,

还是“我们仅仅为了全力以赴”?

拉姆斯菲尔德回答说,美国的整个防务战争的基础,仍然是同时,世界上打一场大战及在别的地方应付一场小冲突。他说,美国的三个具体目标如下:

——保持同苏联人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大致的平衡”及在一场用导弹和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中发射这种武器的能力。

——使美国在海军方面比苏联“略占优势”,因为美国比苏联更为依靠保持海上航道畅通。

——在欧洲同美国的盟国一起,保持足以防止苏联及其盟国进行非核攻击的强大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听证会就另一个问题作证时说,反对委员会成员感到关切的是,福特总统的一千一百二十七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要求是否是以具体的军事目标为基础的,议所排除。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九日电】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天向国会呼吁,不要为了为社会计划提供经费而削减福特总统拟议的国防预算。

拉姆斯菲尔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国防特别小组说,美国的“实际”国防开支——扣除通货膨胀的部分——从六十年代初以来下降了百分之十七,苏联的国防开支却一直在增加。

他说,除非扭转这种趋势,美国将失去在军事力量方面对俄国人的“大致均势”。

福特的一九七七年财政年度预算要求为国防部的开支增加九十亿美元,但是削减了卫生和其他社会计划的费用。

最近几周接连有证人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其中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人、有地方政府的朋友和代表,他们竭力主张削减国防费用而不是社会计划费用。

拉姆斯菲尔德说,可以把国防看作是“取之不尽的主要财源”,从这里得到经费,提供其他计划使用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说:“进一步削减国防费用将使国家安全受到无法接受的削弱。”

该委员会国防特别小组的负责人贾埃莫说,“在衰退的经济严重限制我们可用的资源的时候”,国会应该仔细研究拟议增加的国防费用。

他说,福特的预算由于开始实行新的武器计划,这些计划要几年才能完成,这将使这个国家在今后五年到八年内必须增加国防开支。

贾埃莫说:“我希望知道我们为什么总是必须制造更多的武器。”

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

他说:“如果美国不能成为苏联扩大实力的抗衡力量,别的国家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们同意希腊政府的意见。不应当把塞浦路斯问题与参加共同市场联系起来。

希腊和共同市场缔结的一九六二年条约明确表示赞同希腊参加共同市场。希腊去年加强了这一点,它申请要成为共同市场的第十个成员国。

土耳其今天向共同市场九国发出照会,警告它们说,安卡拉政府与九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是土耳其人士说,这个照会并未明确提到希腊要参加共同市场一事。

卡拉曼利斯对共同体同意希腊申请表示满意

【美联社雅典二月十日电】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昨天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外交部长理事要求希腊尽快地加入共同市场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卡拉曼利斯在作出这个裁决的几小时后发表的讲话中说,这个决定“对希腊来说具有历史意义,并坚定了本国在国际方面所激起的信心”。

英刊文章 《克格勃在西欧的攻势》

说在缓和和烟幕掩盖下克格勃一直在迅速地扩大活动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二月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克格勃在西欧的攻势》,摘要如下:

不管怎样,当描述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本刊注)人员在英国和西欧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时候,对西方安全机构进行调查的热情不是很明显的。在缓和这个烟幕的掩盖下,克格勃一直在迅速地扩大它的出现和活动。人们不怎么注意这种“看不见的”存在,而注意苏联武装部队的相应的扩张。然而,可以说,这种存在是比军事机器更直接的威胁。

据北约人士说,现在有九百多个克格勃和总参谋部情报部人员在西欧,而在一九七二年,有嫌疑的或已被认定的情报人员是七百七十六人,这个数字当时占苏联在这个地区的二千一百四十六名官员这个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

《时代》杂志最近刊登的一项报道提供了关于卢森堡的有趣的然而零碎的消息。在卢森堡,苏联的情报人员估计占苏联大使馆的三十六名人员中的十二名(而一九七二年是七个)。但是《外事报道》现在能够揭露关于克格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存在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克格勃人员也有同样引人注目的增加趋势。

西方一些官员认为,在法国,克格勃人员数目现在是一百五十人左右,而一九七二年是一百一十八人。在约翰·巴伦《克格勃》一书中公布了苏联驻巴黎情报人员的一个长名单,把这个名单同苏联驻巴黎外交人员名单比较一下,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名单中有二十四个相同的名字。

人们可能会料想,缓和的精神会使奥地利的日子好过一些。俄国作为一九五五年国家条约的签字国而保证了奥地利的中立。但是,在那里的克格勃和总参谋部情报部人员已从一九七二年的大约五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七十五人了。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情形相似。在瑞士,苏联情报人员已经(从一九七二年的八十七人)猛增到一百多人。在意大利,据说克格勃——显然受到了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的鼓舞——正在加强它的颠覆活动。

甚至在中立的瑞典,俄国人已经使克格勃的人员从一九七二年的三十五人增加到一九七五年年底的四十三人。

在西德,在外交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苏联情报人员的人数一直没有重大的增加,一九七二年是八十二人。但是克格勃的一名背叛者本周在德国电视台上对记者谈话时说,在这个国家里的克格勃人员的人数是二千人(他们雇用了一万名特务)。

虽然一些西欧国家政府(例如比利时和丹麦)不时驱逐克格勃或者总参谋部情报部特务,英国仍然是唯一采取了真正的果断行动的国家,希思的政府于一九七一年驱逐了一百零五名苏联官员。自那时以来,一些克格勃人员已经回来。

人们还对苏联在爱尔兰共和国的存在日益增加感到不安,在都柏林,据说是苏联情报官员的人员中包括科茨洛夫,英国和爱尔兰报纸最近点了他的名,说他是第五处(它是克格勃负责进行破坏和准军事活动的部门)的成员。

这个材料远不是完备的。

欧洲共同体九国同意希腊加入共同体的申请

【美联社布鲁塞尔二月九日电】欧洲共同市场九国今天一致正式同意希腊要求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共同体外交部长理事会主席、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希腊“在七十年代内”能不能加入共同体,托恩说:“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就不会说我们今天说过的话了。”

共同市场国家说,应尽快地并应“本着积极的精神”为谈判作准备,但它们没有确定具体日期。

托恩追述说,在同九七三年年初加入共同市场的英国和其他国家举行谈判之前,大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作准

备工作。他说,在希腊加入共同体后,将有一个过渡时期,就象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也曾有一个过渡时期一样。

但他又说,不会出现“参加之前的”暂时阶段,也不会为加入共同体规定任何政治条件。

托恩追述说,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共同市场的联系国,它们都希望正式加入共同市场。他说,希腊已提出申请,而土耳其有些其他问题,目前的成员国不想进行干预。但他还说,不要忘记政治背景。

【合众国际社布鲁塞尔二月九日电】欧洲共同市场九国今天正式表示欢迎希腊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并指示尽快

进行谈判。

九国外长推翻了共同市场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建议:希腊应经历一个“预备期”,以使它的落后经济赶上西欧的标准。这个建议(连同执委会要希腊采取行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使雅典极为愤怒。

外长们说,他们排除了任何预备期,而且对于就希腊的申请举行会谈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些部长说,他

【本刊讯】日本《时事解说》一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事隔五年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内政、外交方面陷于困境，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是一次严峻的大会》，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将于二月二十四日开幕。

互不信任加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认为在大会第一天由勃列日涅夫发表的讲话。在讲话中将披露对内政和外交现状的分析和今后的基本方针，但讲话的内容到底如何呢？

譬如在外交方面，勃列日涅夫政权这几年一直作为旗号打着的缓和政策也遇到了障碍。去年夏天，在克里姆林宫作为缓和外交的一环而积极推进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顺利取得成功的时候，很多人期望，东西方之间“解冻”的趋势可能会因此加速进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后，反倒招致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互不信任的加深了，甚至开始出现再次倒退到“冷战时代”的迹象。

最近围绕安哥拉问题，向在尼克松政权末期曾一时有过“蜜月”时代的美苏关系吹进的风变强了。基辛格国务卿以打开陷入僵局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主要目的，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访问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等苏联首脑举行了会谈。虽然美苏会谈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仍以未达成最后协议而告终。因此，一延再延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访美，与福特总统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继续处于冻结状态，其前景是暗淡的。党代表大会必将在这种状况下到来。

并且，去年二月，通过威尔逊访苏而恢复了正常化的英苏关系，从今年开始再次出现了风波。

日《时事解说》刊登关于勃列日涅夫政权内外交困的文章

《苏党代会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是一次严峻大会》

还有，迄今为止保持比较良好关系的法苏关系和德苏关系，从去年十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十一月西德总统谢尔访苏以来，也出现了某些不稳定因素。由于两位总统在访问苏联时，都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即应该通过东西方之间交换情报与意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竞赛，所以似乎伤害了克里姆林宫的情绪。

就这样，东西方之间的缓和早已陷入了僵局，西方一些人士也对此投以怀疑的目光。

此外，苏联希望在去年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团结没有进展，所以至今尚未决定会议召开的日期。对此，勃列日涅夫政权今后将提出什么样的方针呢？

关于对亚洲外交，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将再次呼吁使早就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设想具体化，但这在现阶段还是一句空话。这是由于棘手的中苏关系将是最大的障碍，而且仅从日苏关系来看，领土问题也仍未得到解决。

内政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下面谈谈内政问题，勃列日涅夫政权在这方面也面临着比外交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峻局面。

尤其是经济问题，据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在去年十二月历时三天的第九次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经济报告，估计今年的经济计划，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四点三，这是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战时除外）历史上最低的指标。作为五年计划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优先发展消费资料部门”，争取实现“丰富的社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七一一—七五年）以完全落空

而告终，无奈又重新回到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部门”和实行低发展计划。

并且，苏联照例要在每年十二月举行的最

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这一年的谷物产量，但去年巴依巴科夫报告却未发表这个数字，只说，极其不利的气候条件，不允许一系列指标完成计划。这证明了去年谷物生产是多么不顺利。据西方推算，产量是过去十年来最低的，仅有一亿三千七百万吨（计划是两亿一千五百万吨）左右。谷物这样大歉收等农业不景气，当然将影响到畜牧业和食品工业，其结果，又必将对整个工业，尤其将对其消费部门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因此，对此如何解决，也将引起人们的莫大关注。

作为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第三个议题，是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已发表、决定由柯西金总理作报告的发展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七六一—八〇年）的草案概要。据此，在这个期间的增长率，将使国民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四至二十八，工业生产为百分之三十五至三十九，农业生产为百分之十四至十七。可以指出，这是从过去的高速发展路线转为低发展路线了。

会不会发生巨大的人事变动？最后，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事问题。占上风看法是，在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将再次当选，这大概是无疑的。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恢复了健康，其权威仍旧很高。

但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今年年底也七十岁了。因此，据认为，该总书记要完成今后五年的任期大概是困难的。下面这种看法看来是最恰当的：总有一天将会找个好机会退休。

从现在的形势看，据料这次党代表大会不会发生象在去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解除政治局委员谢列平的职务那样大的人事变动。

外报
电通

路透社说人民民主党的分裂可能预示葡政治舞台将发生改组

【法新社里斯本二月九日电】葡萄牙第二大党、中间的人民民主党，在不到三个月就要举行大选的时刻分裂成两派。有一些观察家认为大选将使该党执政。

该党左翼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内阁部长和去年四月被选进葡萄牙制宪议会的八十名人民民主党议员中的二十一人，昨天组成了一个新社会民主运动。他们说，他们已决定“接受目前人民民主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这一现实的“政治后果”，而不愿作“一个右翼党的左翼”。

由于自制宪议会选举以来葡萄牙政治向右转了，所以这里的观察家们预计，人民民主党在今年四月的议会选举中，选票可能赶上社会党人并组成一党政府。

【路透社里斯本二月九日电】葡萄牙第二大党——中派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左派分子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叫作社会民主运动。由于今年春天要进行大选，因此，在举行了一次周末会议后于今天宣布的这个决定可能预示着葡萄牙政治舞台将发生改组。

葡武装部队提出宪政协议草案

确认葡今后将由文官执政

【路透社里斯本二月九日电】政党的官员们今天在这里说，葡萄牙武装部队已经向五个主要政党提交了一份宪政协议草案，这个宪政协议草案确认今后四年将由文官统治。

这份经过修改的军

方草案放弃了以前的如下要求：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应当保持监督将来的文官政府的权力。

革命委员会将仍然作为制宪监督机构发挥一种有限的作用，但是它的权力将限于议会的一个上院的权力方面。

法国《法兰西晚报》评论

《欧洲的一种新思想：巴黎、波恩、伦敦三方领导》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二月十日刊登安德烈·昂西昂的文章，题为《欧洲的一种新思想：巴黎、波恩、伦敦三方领导》，全文如下：

德斯坦和施密特想唤醒九国欧洲。他们认为，欧洲象一个多少年来一直沉睡着的睡美人。而他们打算给它开的药方很厉害，以致于它能使之痛苦而兴奋地苏醒过来……

他们对现在的欧洲的看法是对失败的确认：在九个伙伴国中间左右为难的欧洲，在国际舞台上不能有效地行动。基于这种看法，产生了一个任何人还不敢正式提出的那么革命的主张：建立以三个大国（法、德、英）组成的领导，它的任务是在世界上代表欧洲，它在九国共同体中大约同联合国的安理会相似。

西德总理施密特认为，这是使欧洲前进的唯一办法，这特别是因为在吉斯卡尔的同意下，不排除把共同体扩大到包括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而这样一

来，就可能使共同体成为更难驾驭的实体。

此外，施密特和共和国总统二月十二日在科特达祖尔会见时，将有机会对这种“领导”概念进行“润色”。因为在抛出波恩—巴黎—伦敦三角关系的炸弹之前，他们应当衡量这个倡议可能在“小国”中引起的反应，可以设想，这些“小国”不会不愤怒地就授权给这“三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九日电】《真理报》：比利时大臣的北京腔

《真理报》驻布鲁塞尔记者尤里·亚斯涅夫在评论比利时国防大臣的反苏臆测时得出结论：“比利时国防大臣范登博埃南的活动不论同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的精神还是文字都绝不相容，同去年夏天在莫斯科签署的苏比宣言也不相容。”

记者追述说，去年，范登博埃南为了替

就在于要安抚它们，特别要说服它们，使之相信法—德—英紧密的合作会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并最终带来真正的欧洲联盟。因为，对那些有自尊心的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听说他们的政府太不稳定（还不用说共产党参加政权的假设），以致不能同那些“大国”坐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怎么高兴的。而荷兰人或者比利时人（他们是强烈的欧洲派，

塔斯社电讯

比利时和其他三个北约国家购买美国战斗机这

作者接着写道，而范登博埃南在新年文告中竟然用……北京腔讲话来，就象新华社的消息一样，说什么缓和“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危险的幻想”，“苏联要两面派”，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合作

他们正是以这样的名义认为有权鼓励欧洲的方向）也会对把他们分到“小国”之中感到不高兴的。然而，法国和德国似乎决心要使他们的观点占上风。

除非有时减轻点累赘，这就是建议——这是法国人的主张——使“小国”之一能够最终参加“领导”，如果恰好它能使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人物作代表的话，否则这种建议可能就显得有点脆弱和不肯定，也是与三“大国”领导的更坚定和更稳固的概念相对抗的，不过，欧洲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会议最后文件的那个一九七五年竟是个“欺骗年”。

《真理报》记者指出，不难猜出，为什么比利时大臣如此卖劲地利用北京关于西欧军事力量应联合对付苏联的暗示做文章。今年初，他领导一个所谓欧洲集团，该集团的使命是实现建立“欧洲武器研究、生产和销售独立分支机构”的主张。记者归纳说，正因为如此，“军火大王的律师又重操旧业”。

美报《莫斯科在安哥拉问题上表现沉着》

《美国的警告看来没起多大作用——注意到新的信心》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希普勒二月八日发自莫斯科的专稿，题目是《莫斯科在安哥拉问题上表现沉着》。《美国的警告看来没起多大的作用——注意到新的信心》，摘要如下：

福特政府对于苏联卷入安哥拉一事发出的直率警告看来没有对莫斯科的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

尽管苏联报刊最近说莫斯科将接受在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上的一项政治解决，此间的外交官们并没有看到表明俄国人朝着这个解决办法进行努力的迹象。

相反，苏联官员们看来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的军事胜利感到满意并且还有点惊奇。

一位西方分析家本周评论俄国人说，“他们现在更加有信心并且不那么处于守势了，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取胜”。

克里姆林宫看来抱怀疑态度。一些西方人士最近在与了解内幕的苏联人士谈话后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统治集团对于国务卿基辛格措词强硬的讲话的反应是持怀疑态度，基辛格说在安哥拉的卷入可能会破

坏缓和，并引起美国在其它方面对苏联进行报复。

一些地位高的俄国人说，他们认为在福特总统争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努力受到共和党保守派挑战的时候，基辛格说这种话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一位美国外交官讥讽地说，“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那些可怜的人又在进行他们所称的竞选运动并且由于出版自由而身受其害”。

即使是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苏联官员似乎也不认真地看待这样一个论点，即安哥拉问题可能成为在某些阶层的美国选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对缓和与反苏情绪的焦点。

苏联官方报刊对于它所称的“缓和的敌人”公开表示担忧，但是它关于这种现象的分析却把安哥拉问题排除在外。苏联报刊在报道美国对安哥拉的态度时强调它们对美国卷入安哥拉抱有反感，也强调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向安哥拉各派提供军事援助。

“安哥拉问题将要消失”苏联人士在私下谈话时一贯强调他们从广泛的苏美关系角度来考虑安哥拉冲突是表

面的和短暂的。一位俄国人几周前说，“安哥拉问题将要消失”。

最近几周，安哥拉问题已朝莫斯科的方向迅速消失。苏联支持的人民运动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就使得一些官员对第三世界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害怕会陷于越南式冲突的困境这种担心已烟消云散了。而且莫斯科现在算着有二十五个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了人民运动建立的罗安达政府。

据信，在苏联估计它的对安哥拉的政策时，黑非洲的情绪将占主要地位。

这些军事和外交上的进展使莫斯科能够把新的侧重点放在其政策中最和解的因素方面，同时把对人民运动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自政府报纸《消息

安盟发言人说在一次战斗中击毙三名俄国人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月六日电】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今天说，有三个支持安哥拉马克思主义军队的俄国人被打死。

这则消息说，他们是在人运战线后面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自从葡萄牙让这个国家独立以来，这是第一次报

道俄国人在战斗中被打死。消息说，一支由白人雇佣军率领的安盟军队包围了一批大约三十人的俄人运军队，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安盟发言人的话说，在这些尸体当中有三个人根据在他们身上找到的身份证证明是俄国人。

简言之，莫斯科仍然保持其灵活性，硬中有柔，口谈和平而让战火蔓延下去。

此间美国外交官说，尽管基辛格提出强烈警告，但他们不知道美国在继续作外交努力来使苏联的立场软化。

道俄国人在战斗中被打死。消息说，一支由白人雇佣军率领的安盟军队包围了一批大约三十人的俄人运军队，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安盟发言人的话说，在这些尸体当中有三个人根据在他们身上找到的身份证证明是俄国人。

【法新社卢萨卡二月九日电】安盟外事书记桑贡巴今天在这里证实，安盟行政首都万博已落入正在前进的人运部队手中。

桑贡巴说，万博是在今天当地时间上午四时三十分被“一支势不可当的古巴军队”占领的。

他说，“我们现在将进入游击战，战争的第二阶段。将有两万多名战士参加”。

桑贡巴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古巴军队拥有各种支援武器。

他说，安盟面临着来自各条战线的压力，“但是就武器而言，我们显然处于劣势”。

他说，“万博失陷使安盟痛心，但是这不是一种致命的或使人感到意外的创伤”。

他说，在万博失陷的时候，安盟军队由于在过去三周继续作战而精疲力竭，他们已退到万博以东的一些据点。

安盟发言人继续说，但是安盟的抵抗敌不过人运向万博大规模进军时对安盟军队使用的苏联所提供的武器的力量。

他对记者说，他担心目前正在万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平民——妇孺和老人。他说，“他们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大肆屠杀我们人民。”

他又说，在万博失陷后，人运的下一个战略将是进攻木萨米迪希、萨达班代拉和席尔瓦波托，以孤立洛比托港。

关于友好国家可能提供援助的问题，桑贡巴说，“已经有一些人在设法把答应给我们武器的朋友们组织起来，但是，我们的朋友们的行动是缓慢的”。

【法新社金沙萨二月九日电】安盟发言人鲁本斯·希塔孔比二月九日向法新社记者说，近四千名古巴人在二月八日夜间接攻了解阵——安盟联合政府的首都万博市。

尽管形势如此，在安盟驻金沙萨代表团的人仍然是乐观的，人们自我安慰地说“古巴人永远也占领不了居民敌视他们的地区”。人们又说，“我们将象反对葡萄牙人的独立战争时那样坚持游击战”。

在解阵方面，人们拒绝证实或否认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占领了在安哥拉北部、扎伊尔河口的扎伊尔省的圣安东尼奥港。

泰陆军总司令汶猜主张美军不全部撤离泰国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一月三十一日报道：

陆军总司令汶猜·班伦蓬一月三十日说，已经向全国部队发布了命令，要他们准备对付三月二十日最后一批美国军事人员撤离泰国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不测事件。他说：“他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防止遭到袭击。”

预料，在美国撤军前后，共产党叛乱活动将会增加，因为那时正好是旱季最早的时候。

他说，不必要派兵接替各基地的美国军事人员，因为他们是参加印支战争的，不是来泰国作战的。

他不同意美军全部撤离泰国，“因为我们要我们的朋友离开，而

人家在边界的另一面却有强大的朋友支持”。

汶猜说，他赞成同老挝和柬埔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由于对方得到了外部支持，又知道我们正在失去这种支持，不相信他们会坐到谈判桌上来”。

他说，虽然泰国希望就德披耶、亚兰和巴

泰国《民族报》报道

《学生扬言要采取新的反美行动》

【本刊讯】泰《民族报》二月一日以《学生扬言要采取新的反美行动》为题报道：

据昨天宣布，泰国全国学生中心将发动新的反对美军的示威，如果三月二十日以后他们还留在泰国的话。

学生们是在泰国国

真发生的事件举行谈判，但迄今一次也没举行。汶猜说，他希望美军能留下一些人，“但是我只是个军人，已经作出了全部撤退的政治决定，不能更改了”。

有人问到他是否同意据说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看法，即美国应保留在泰国的驻军，以

保持东南亚的均势。

汶猜说：“我同意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看法，美国应保留在这里的军队。但是由于我是政府的终身公仆，我必须同意政府的看法。”

但是，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并不排除三月二十日之后在乌塔保基地留下少量美军的可能性。几百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这个限期之后也将留在泰国。

不愿意让美国战斗部队完全撤走。泰国全国学生中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比清·安那一沃拉巴色说，这种言论轻视了泰国武装力量保卫泰国的能力。他还说：“泰国全国学生中心反对任何国家利用泰国作为军事基地，并打算发动一次运动，反对三月二十日以后留在泰国任何空军基地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把它在泰国乌隆的空军基地移交给泰政府

【路透社曼谷一月三十一日电】美国今天把剩下的三个空军基地之一、东北部的乌隆基地移交给泰国政府，这是美国撤退作战部队的行动的一部分，整个撤退工作预定在三月二十日前完成。

星条旗降下来了，泰国海军陆战队的颂集·他马拉吉少将从一位美国高级军官手中接过了移交文件。

颂集少将说，泰国空军将继续使用乌隆基地以及美国留在那里的设备，一位美国军方发言人说，留下的设备足以使泰国人能把它作为一个可供作战的机场接收过去。

另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位于泰国中部偏东的柯叻预定在二月底以前关闭，但是两国政府现在仍在讨论泰国湾的乌塔保基地的前途问题。

最近几个月中，美国把它所有的作战飞机都撤出了泰国，关闭了两个空军基地，把驻在这个国家的军事人员减少到八千五百人左右。

预计在两国政府商定的全部撤走作战部队的最后日期三月二十日之后，也还会有几百名美国军事顾问留在泰国。

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同样并没有排除美国军事力量以某种形式继续留在乌塔保基地的可能性，预料设在乌隆附近拉马顺的一个美国通讯监听中心将继续工作。

美《纽约时报》报道 尼克松谈再度访华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九日刊登记者萨菲尔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理查德·尼克松为什么再度访问北京？

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仔细斟酌的回答时，对我发表了以下谈话：

“一九七二年，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和全世界享有持久和平的话，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就必须建立建设性的新关系。”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今天说起来比四年前还要重要。我期待着这一再度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人民的机会。”

这位前总统还说：“在我回国以后，我将把时间用在圣克利门蒂完成撰写我的回忆录的工作。”

现在据我自己揣测，这是我或者任何其他从尼克松那里所能得到的全部答复。

他为什么还要去？

有人也向一个南极探险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就是他给他的船只所起的名字“为何不去？”尼克松在中国的最高级会谈是他一生的顶峰——想要重温这段美好的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他现在是一个不担任公职的公民，自从他带头访问中国以来，已有八千名不担任公职的美国公民前往那里。

不过，他碰巧是唯一曾经担任过总统而现

在是不担任公职的公民。不论他说什么这是他首次访问的四周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四周年当成一件大事的？），也不论福特的发言人说什么“不重视”这次邀请之类的话，中国人对这位被黜免的美国总统感兴趣，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中国人对他们同尼克松的关系感兴趣，是首先由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去加利福尼亚州长岛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带给他的。他再度访问的邀请中表达出来的。后来又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一邀

【本刊讯】日本《人民新报》一月一日刊登松冈洋子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防备世界大战，迎接新的一年》，摘要如下：

去年十月中，中国的朋友向我指出：“不是慕尼黑吗？”我记得，自己听了这句话，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世界大战临近了。

我回想起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时的事情。我记得的确是《纽约时报》登了一幅漫画，画着英国首相一只手拎着英国男子所特有的洋伞，在天上飞往慕尼黑。我上的那所大学，本来在美国国内是对于英法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指责得最尖锐的。第二年，德国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已经如此迫近了吗？在勃列日涅夫特别把赫尔辛基的全欧安全会议吹嘘成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说过现在再重申雅尔塔协定，把德国分裂的局面固定下来，怎么会成为缓和呢？但是，到别人指出这是美国等“西”方通过让步搞第二个慕尼黑之前，我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会这样，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铭记中国所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实行的是“希特勒式的专政”的话，没有认识到美帝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

在美国也好，在西欧也好，近来宣传机关也刊登起这种警告了。虽说是现在还没有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会议当时那样一致谴责的论调，但是，对苏联抱有的警惕性正在增强是一个事实。

相比之下，日本无动于衷，没有警惕性，看起来就象是鸦片中毒了一样。即使许多“左”派的人也至今还在单单强调美帝和日帝的危险。宣传机关沉迷于缓和的幻想，一贯鼓吹不要卷入“中苏对立”。

我感到，新年伊始就碰到了一个大得不得了课题。怎样去对付？并且，对付得了吗？今天，苏联正在疯狂地扩充军备，象在安哥拉所干的那样，只要有机会进行明显的军事干涉，就不管哪里都要伸手。既然苏联已经是这样了，那么，世界大战恐怕已经不可避免。但是，给它以打击是办得到的。

一九七六年面临着更加巨大而复杂的问题。要把这一年变成旨在防备世界战争的一年。

文松
岡洋子

《防备世界大战，迎接新的一年》

【本刊讯】澳门《华侨报》

二月八日以

《北京着眼中美关系的将来》为题刊登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将再次访华，北京六日宣布这项消息，立刻使世界注意。当然，此项消息所引起的反应，不能和四年前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所产生的强烈震动相比。这次尼克松作为“过气”总统访问中国，仍然使一些人感到意外，其意义深长。

这个公告首先使人注意的是，尼克松再次访华的日期。二月二十一日，是四年前尼克松

澳门《华侨报》
评尼克松将访华

《北京着眼中美关系的将来》

夫妇第一次访华的日子。……北京选定这个日子再邀尼克松，确是深思熟虑。路透社北京报道说，一般人曾经设想，尼克松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会重访中国的，所以现在北京的宣布，使这等人完全感到突然。

四年前北京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的公告，是由新华社发表，这次宣布尼克松再访，也是以公告形式由新华社发表。

但是那次公告只是冷冷的一句话，而这次

公告却对尼克松加以赞扬。称他在一九七二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对改善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过去，北京曾经通过多种形式，表示对尼克松赞赏，这种赞赏没有因为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而受到影响。……北京用文件形式对一位西方政要人物加以赞扬，是罕有的事。

这次公告与前次公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它使人看到，尼克松再去中国，显然是出于中国的主动（上

次是美国主动）。

还有一处使人感到

兴趣的，北京这次竟破例派专机到美国迎接尼克松夫妇。

所有这些精心的安排，显然不能单纯解释中国对尼克松个人的赞扬和念旧，再次肯定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北京赞扬尼克松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再次肯定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以此鞭策尼克松继任人要继往开来。

北京再邀尼克松，中国眼睛盯住的，不是中美关系的过去，而是时刻变化的将来。

苏联科学家评论
发现单极子问题

《没有什么可耸人听闻的》

过磁荷存在的一点点迹象。在所观察的各种过程中，磁场的产生的原因是电荷的移动或电场的变化。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未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磁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磁荷不存在。不管怎样，这方面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解释。一九三一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指出，基本磁荷——如果它存在的话——应当具有一定的数值，即超过电子电荷六十七点五倍。狄拉克把作为这种磁荷的载体的假设粒子叫做单极子。

后来弄清楚了，数值比电子电荷大一倍的电荷同现代理论也不矛盾。但是为了同实验数据不发生矛盾，必须使单极子具有很大的质量，即比已知基本粒子的质量大许多倍。因此，应当预料到在自然界中发现单极子的机会是极少的。为在陨石碎片、月岩、海底和宇宙空间中专门寻找磁粒子而进行的大量工作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连一个单极子也没找到。因此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发现的消息看来就尤其耸人听闻了。

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专为寻找单极子的。以普赖斯博士为首的研究人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构成宇宙射线的粒子。而且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最重的核，直到铀的核。宇宙射线中这种核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因此要“俘获”它们，需要使用面积极大的特制探测器来记录带有大电荷的粒子。

他们实验使用的是面积为二十平方米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由一层特制原子核照相乳胶和三十三层特殊塑料列克桑构成。这种特殊塑料经适当的化学处理以后可以确定穿过这叠薄片的粒子的径迹密度。他们用气球将探测器送到了三十公里的高空，让宇宙射线照射两昼夜半。探测器一收下来就对塑料薄片做了必要的处理，结果发现的粒子径迹与早先在这类试验中发现的那些粒子径迹不同。区别在于这种粒子在所有三十三层塑料薄片上的径迹都具有同样的密度，虽然粒子的初速是光速的二分之一。任何原子核都不能形成这样的径迹。另一方面，这种径迹好象完全符合预期中

的单极子通过时这个单极子的磁极，强度是电子的一百三十七倍，质量是质子的二百多倍。由此作出了发现了单极子的结论。

但是会议对普赖斯博士提出的实验数据进行的讨论表明，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首先使人诧异的是粒子的速度低。问题在于如果这样重的粒子是宇宙射线在穿过大气层时形成的，那末它应当具有实际光速的速度。如果这种粒子“直接”来自恒星际空间，那末，这样低的速度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银河系的磁场会使单极子加速。

的确，所有这些可以说是间接的反对意见。而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通常的核能否形成同单极子的径迹如此相象的径迹。看来这样一模一样的径迹尽管可能性很小，但终归还是可能的，如果“穿过”塑料薄片的重核在穿透时受到几次使其发生分裂并失去一部分电荷的碰撞的话。英国物理学家皮特·法勒就曾经指出过这种可能性。我再重复一下，虽然这种相同的径迹的可能性极小，但事实上是有可能的，这使我们没有理由按照一次观察就作出发现单极子的结论。

因此，关于存在带磁荷的单极粒子的问题，目前依然是悬而未决的。

【本刊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则题为《没有什么可耸人听闻的》的报道，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休斯敦美国物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单极子——一种带磁荷的基本粒子。

迄今只知道有中性粒子或带电粒子。物理学家们认为，磁单极子的发现，如果以后的实验能证实的话，可以认为是本世纪的重要科学事件之一。这会为技术设备开辟崭新的途径：可以建造小型高效电动机和发电机，可以建造比迄今所建造的加速器能量更高的大功率加速器。受控的单极子还会给医疗实践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许多读者都要求对美国科学家的这一消息作些评论。请看下面苏联科学院丘达科夫通讯院士对本报特派记者发表的谈话。）

关于发现单极子的消息的确惊动了整个科学界。所以，当不久就要在慕尼黑举行国际宇宙射线会议的时候，我们全体与会者都焦急地等待普赖斯博士的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辉煌成果的实验报告。众所周知，在研究电和磁现象时，迄今为止任何人都没有发现

美《纽约时报》报道 尼克松谈再度访华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九日刊登记者萨菲尔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理查德·尼克松为什么再度访问北京？

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仔细斟酌的回答时，对我发表了以下谈话：

“一九七二年，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和全世界享有持久和平的话，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就必须建立建设性的新关系。”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今天说起来比四年前还要重要。我期待着这一再度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人民的机会。”

这位前总统还说：“在我回国以后，我将把时间用在圣克利门蒂完成撰写我的回忆录的工作。”

现在据我自己揣测，这是我或者任何其他从尼克松那里所能得到的全部答复。

他为什么还要去？

有人也向一个南极探险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就是他给他的船只所起的名字“为何不去？”尼克松在中国的最高级会谈是他一生的顶峰——想要重温这段美好的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他现在是一个不担任公职的公民，自从他带头访问中国以来，已有八千名不担任公职的美国公民前往那里。

不过，他碰巧是唯一曾经担任过总统而现

【本刊讯】澳门《华侨报》

澳门《华侨报》评尼克松将访华

《北京着眼中美关系的将来》

二月八日以

《北京着眼中美关系的将来》为题刊登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将再次访华，北京六日宣布这项消息，立刻使世界注意。当然，此项消息所引起的反应，不能和四年前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所产生的强烈震动相比。这次尼克松作为“过气”总统访问中国，仍然使一些人感到意外，其意义深长。

这个公告首先使人注意的是，尼克松再次访华的日期。二月二十一日，是四年前尼克松

夫妇第一次访华的日子。……北京选定这个日子再邀尼克松，确是深思熟虑。路透社北京报道说，一般人曾经设想，尼克松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会重访中国的，所以现在北京的宣布，使这等人完全感到突然。

四年前北京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的公告，是由新华社发表，这次宣布尼克松再访，也是以公告形式由新华社发表。

但是那次公告只是冷冷的一句话，而这次

公告却对尼克松加以赞扬。称他在一九七二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对改善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过去，北京曾经通过多种形式，表示对尼克松赞赏，这种赞赏没有因为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而受到影响。……北京用文件形式对一位西方政要人物加以赞扬，是罕有的事。

这次公告与前次公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它使人看到，尼克松再去中国，显然是出于中国的主动（上

在是不担任公职的公民。不论他说什么这是他首次访问的四周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四周年当成一件大事的？），也不论福特的发言人说什么“不重视”这次邀请之类的话，中国人对这位被黜免的美国总统感兴趣，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中国人对他们同尼克松的关系感兴趣，是首先由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去加利福尼亚州长岛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带给他的要他再度访问的邀请中表达出来的。后来又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一邀请。

次是美国主动）。

还有一处使人感到兴趣的，北京这次竟破例派专机到美国迎接尼克松夫妇。

所有这些精心的安排，显然不能单纯解释中国对尼克松个人的赞扬和念旧，再次肯定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北京赞扬尼克松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再次肯定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以此鞭策尼克松继任人要继往开来。

北京再邀尼克松，中国眼睛盯住的，不是中美关系的过去，而是时刻变化的将来。

【本刊讯】日本《人民新报》一月一日刊登松冈洋子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防备世界大战，迎接新的一年》，摘要如下：

去年十月中，中国的朋友向我指出：“不是慕尼黑吗？”我记得，自己听了这句话，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世界大战临近了。

我回想起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时的事情。我记得的确是《纽约时报》登了一幅漫画，画着英国首相一只手拎着英国男子所特有的洋伞，在天上飞往慕尼黑。我上的那所大学，本来在美国国内是对于英法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指责得最尖锐的。第二年，德国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已经如此迫近了吗？在勃列日涅夫特别把赫尔辛基的全欧安全会议吹嘘成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说过现在在再重申雅尔塔协定，把德国分裂的局面固定下来，怎么会成为缓和呢？但是，到别人指出这是美国等“西”方通过让步搞第二个慕尼黑之前，我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会这样，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铭记中国所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实行的是“希特勒式的专政”的话，没有认识到美帝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

在美国也好，在西欧也好，近来宣传机关也刊登起这种警告了。虽说是现在还没有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会议当时那样一致谴责的论调，但是，对苏联抱有的警惕性正在增强是一个事实。

相比之下，日本无动于衷，没有警惕性，看起来就象是鸦片中毒了一样。即使许多“左”派的人也至今还在单单强调美帝和日帝的危险。宣传机关沉迷于缓和的幻想，一贯鼓吹不要卷入“中苏对立”。

我感到，新年伊始就碰到了一个大得不得了课题。怎样去对付？并且，对付得了吗？今天，苏联正在疯狂地扩充军备，象在安哥拉所干的那样，只要有机会进行明显的军事干涉，就不管哪里都要伸手。既然苏联已经是这样了，那么，世界大战恐怕已经不可避免。但是，给它以打击是办得到的。

一九七六年面临着更加巨大而复杂的问题。要把这一年变成旨在防备世界战争的一年。

文松岡洋子

《防备世界大战，迎接新的一年》

【本刊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则题为《没有什么可耸人听闻的》的报道，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休斯敦美国物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单极子——一种带磁荷的基本粒子。

迄今只知道有中性粒子或带电粒子。物理学家们认为，磁单极子的发现，如果以后的实验能证实的话，可以认为是本世纪的重要科学事件之一。这会为技术设备开辟崭新的途径：可以建造小型高效电动机和发电机，可以建造比迄今所建造的加速器能量更高的大功率加速器。受控的单极子还会给医疗实践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许多读者都要求对美国科学家的这一消息作些评论。请看下面苏联科学院丘达科夫通讯院士对本报特派记者发表的谈话。）

关于发现单极子的消息的确惊动了整个科学界。所以，当不久就要在慕尼黑举行国际宇宙射线会议的时候，我们全体与会者都焦急地等待普赖斯博士的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辉煌成果的实验报告。众所周知，在研究电和磁现象时，迄今为止任何人都没有发现

苏联科学家评论发现单极子问题

《没有什么可耸人听闻的》

过磁荷存在的一点点迹象。在所观察的各种过程中，磁场的产生的原因是电荷的移动或电场的变化。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未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磁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磁荷不存在。不管怎样，这方面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解释。一九三一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指出，基本磁荷——如果它存在的话——应当具有一定的数值，即超过电子电荷六十七点五倍。狄拉克把作为这种磁荷的载体的假设粒子叫做单极子。

后来弄清楚了，数值比电子电荷大一倍的电荷同现代理论也不矛盾。但是为了同实验数据不发生矛盾，必须使单极子具有很大的质量，即比已知基本粒子的质量大许多倍。因此，应当预料到在自然界中发现单极子的机会是极少的。为在陨石碎片、月岩、海底和宇宙空间中专门寻找磁粒子而进行的大量工作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连一个单极子也没找到。因此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发现的消息看来就尤其耸人听闻了。

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专为寻找单极子的。以普赖斯博士为首的研究人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构成宇宙射线的粒子。而且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最重的核，直到铀的核。宇宙射线中这种核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因此要“俘获”它们，需要使用面积极大的特制探测器来记录带有大电荷的粒子。

他们实验使用的是面积为二十平方米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由一层特制原子核照相乳胶和三十三层特殊塑料列克桑构成。这种特殊塑料经适当的化学处理以后可以确定穿过这叠薄片的粒子的径迹密度。他们用气球将探测器送到了三十公里的高空，让宇宙射线照射两昼夜半。探测器一收下来就对塑料薄片做了必要的处理，结果发现的粒子径迹与早先在这类试验中发现的那些粒子径迹不同。区别在于这种粒子在所有三十三层塑料薄片上的径迹都具有同样的密度，虽然粒子的初速是光速的二分之一。任何原子核都不能形成这样的径迹。另一方面，这种径迹好象完全符合预期中

的单极子通过时这个单极子的磁极，强度是电子的一百三十七倍，质量是质子的二百多倍。由此作出了发现了单极子的结论。

但是会议对普赖斯博士提出的实验数据进行的讨论表明，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首先使人诧异的是粒子的速度低。问题在于如果这样重的粒子是宇宙射线在穿过大气层时形成的，那末它应当具有实际光速的速度。如果这种粒子“直接”来自恒星际空间，那末，这样低的速度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银河系的磁场会使单极子加速。

的确，所有这些可以说是间接的反对意见。而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通常的核能否形成同单极子的径迹如此相象的径迹。看来这样一模一样的径迹尽管可能性很小，但终归还是可能的，如果“穿过”塑料薄片的重核在穿透时受到几次使其发生分裂并失去一部分电荷的碰撞的话。英国物理学家皮特·法勒就曾经指出过这种可能性。我再重复一下，虽然这种相同的径迹的可能性极小，但事实上是有可能的，这使我们没有理由按照一次观察就作出发现单极子的结论。

因此，关于存在带磁荷的单极粒子的问题，目前依然是悬而未决的。